



遥远的炊烟

| 林新发



游子对故乡的思念。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回忆。愿你化作彩霞，飞到我心里。”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唱到了我的心坎里。小时候觉得，炊烟是那么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去想去的地方。长大后为了生计远离故土，在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奔波，已经记不起有

多久没有看到过炊烟了。炊烟是只属于宁静乡村的独特风景，城市里是没有炊烟的。城市里用的是天然气，即使有了些许的炊烟，也会被油烟机一口吞入腹中。况且，城里快速而紧张的生活节奏让我疲于奔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在意稍纵即逝的炊烟。然而，每逢夜深人

静的时候，炊烟便聚成了浓浓乡愁，飘进我的梦里，熏出了我的泪。

我久久地凝望着这张照片，眼前再度浮现出遥远的记忆深处的那一幕：在老家逼仄的厨房里，灶火烧得旺旺的，灶台上热气升腾，年轻的母亲正在炊烟里忙碌着……那一刻，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相逢

| 洪剑敏

雨一直下
昏暗的天空
在下着忧郁的雨
湿润了天地
也湿润了情感
人在天涯
情归何处
我们皆是旅人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人与人的交集
绝不限于空间的无涯
更在于时间的交汇
不早不晚
宿命般的相逢
如云雨之间的纠葛
到底是雨的缠绵
抑或是云的梦幻
才有了云雨后
那横贯天际的彩虹
和彩虹般灿烂的笑容



漫漫幸福路

| 黄仲远

一早醒来，外面依然下着雨，雨水毫不吝啬地浸润着大地，淅淅沥沥的雨声传递着生活的节奏，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送娃之路漫漫其修远兮，那步履匆匆的道路也是我和孩子的幸福路。

送娃上学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每当闹钟扯着嗓子呼喊时，我便手忙脚乱地准备孩子上学前的“规定动作”。我迅速走进房间，轻轻摇醒孩子，叮嘱她要起床穿衣洗漱吃早餐，出门前得细心检查书包，这一系列动作，都是掐着时间来完成的，“规定动作”的完成不容许一点马虎。

小小的电动车跟着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尽管雨水模糊了双眼，打湿了我身上的衣服，我们的身影依然会出现在幸福的路上。我带着孩子穿过熟悉的街道，经过熙熙攘攘的闹市，直到她瘦小的身躯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如此来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送孩子上学充满酸甜苦辣，我手中紧握着孩子的书包，心中满载着期待与希望从不向路上的风风雨雨低头示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陪伴着孩子长大，看着她从懵懂无知渐渐成长为独立懂事的小姑娘。行走在幸福的路上因为有了温暖的对话，让亲子关系不再遥远。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欣赏路边的风景，最难忘的是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路上，一道道金黄色的丝般般的光束为原本普通的道路增添光彩。我们走在其中，沐浴着温暖的朝阳，接送的路虽然艰辛，但是这样的景致不免增加了上学路上的惬意与美好。宽阔的马路也是我们心中的知识课堂，我们认识着沿途的交通标志，一个个汉字也走进孩子幼小的心灵，这娃在这个课堂上受益匪浅。有时候，她还会引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能成为我们眼里亮丽的风景、交流的素材。

放学路上，孩子还经常主动跟我分享她们班级新鲜有趣的事情。她那纤细的小手时常舞动起来，向我分享同学们表演的手指游戏；那灵巧的嘴巴总喜欢问为什么……

送娃上学，是一段简单温暖的旅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它让我明白爱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孩子最温暖的陪伴与鼓励。放学的路可以很漫长也可以很短，可以很平凡也可以很难忘，它的色彩取决于你的心态。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得多姿多彩，把每一个普通的时刻，用爱意刻画到孩子脑海里。我想，这应该就是在上下学路上我们所能创造的幸福快乐吧！

送娃之路是我心中的漫漫幸福路，路上的风景依旧，但我的心情却有所不同，我思考着孩子的未来，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我知道，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充满挑战，但只要我们一家人携手同行，就可以让孩子通往知识殿堂，走进广阔的天地，健康快乐成长。



谜一样的父亲

| 王土龙

几天前，父亲沮丧地告诉我：“那箱养在旧厝的蜜蜂，蜂王竟然不见了！”我不禁哑然失笑，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照料这群蜜蜂，他每天往返两趟，三年里雷打不动，比看管自己的亲孙子还上心。好不容易养成了强群，并在今年春替它们分了家。苦尽甘来之时，蜂王偏偏去向成谜，着实让人无语。不过，这类事情对我来说倒是司空见惯，父亲就像谜一样的存在！

我的父亲出身农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毕业后做过几年瓦工，后来成为南安供销大军中最早的那批。他外出闯荡近四十年，年轻也曾辉煌过，中年却每况愈下，六十岁那年又逢祖母过世，于是赋闲在家。对这四十年的酸甜苦辣，父亲少有提及，连母亲都知之甚少。直到后来儿孙们长大后出远门，父亲才会感慨地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啊！”

父亲常年在外，管教我们兄弟俩的重任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兄弟三人我最顽劣，母亲对我的无法无天常常鞭长莫及。所以，父亲除了年末外，每年暑假定会再回来，目的就是约束我的屡教不改。父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当年我可没少受他的打骂和责罚。因此，每到放假前，连祖父都会揶揄般地提醒我：“外面那只大猫

就要回来，厝内老鼠要当心了！”祖父的话可谓形象概括了我们父子早年间的关系以及我对父亲的又怕又恨！

高一放暑假前，我偶然在书店瞥见了英国作家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想到漫漫长假又要在水深火热中度过，一看这书名，我不觉眼前一亮。先发制人，含沙射影，或许会让父亲有所收敛。于是我把它买下，回家特意把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静等父亲的归来。我至今仍记得父亲看见《打死父亲》书名那一刻的情形，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慌和震惊，脸上神情很不自然，匆匆搭讪了句就急促退出了我的房间，只留下我快意地窃笑。我不清楚此举给他的心里留下了多大的阴影面积，或许也是厌倦了和我斗智斗勇，或许是害怕我有暴力倾向，此后父亲再没有打骂或责罚过我。很多年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

当然，父亲暑假归来仍有让我感激他的时候！可能是近四十年奔波在外饱尝人世的辛酸，父亲并不希望我们走他的老路，他尤其重视我们的学习。记得那年我小升初，父亲看我成绩还可以，送我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就读。父亲并不认识学校的老师，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找学校的领导。

父亲心志志坚，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一连十几天他每天早上九点都会到学校准时“报到”，午后一两点才会回家。母亲常常是将饭菜热了又热，才等到父亲回来。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动力让父亲每天天一亮就出门，步行几公里再乘车到县城；我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冒着炎炎烈日疲惫回到家；我更不知道他在学校苦等，求人会有怎样的冷遇，我只知道学校最终被父亲感动了，同意我前往就读。事后当有人问起，父亲总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无人知晓他十几天的艰辛。

我毕业后参加工作，和父亲的关系仍然不冷不热，直到我也成为父亲后才多少读懂和理解了他。尤其是父亲“退休”在家后，我对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对他的可敬可爱、可笑可恨也有更多的了解。

他自律性极强，生活十分有规律。天亮起床，三餐和睡眠准时，被子、衣物叠得十分整齐，堪比军人，很难想象他曾一个人长期独处过！他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富有事业心和责任心，倾其平生奉献给了家族，等到他的兄弟姐妹全部成家立业后才分了家。在他手里，盖起了两座闽南古大厝，后来又合建了五层的小洋楼。



直拨

| 邱宗植



将话筒递给了小刘：“通了。”

果然，对方立刻就有了声音。众人顿时目瞪口呆。不开锁电话居然也拨通！小马狡黠地瞥了众人一眼，然后将这一秘密揭开了底。

大家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打电话自由了，公事私事随心所欲。可要拨通锁在木匣子内的电话，并

非没有技巧。

首先得熟练地记住电话号码，而后运指必须灵活，按键的速度与节奏还要得当。

越有技巧大家越感兴趣，会拨的要“继续操练”，不会拨的一定得练到会拨。拨不通再来一遍，拨通了若无啥事，就问对方感冒了到底喝白开水好还是喝矿泉水好，或者干脆说：“憋得难

受，就想聊聊。”

拨通这种电话水平最高的得数小马，那动作那节奏无可挑剔，只要不是对方占线，便能“百发百中”。

当月电话费开支达3000多元，陆维吓了一跳。找来两个值班人员，其中包括小吴，劈头就问：“咋搞的嘛，电话到底有没有上锁？”

小吴额头沁出丝丝细汗，怯怯地说：“其实，不开锁，一样能拨开。”

“你说啥？”陆维拉长耳朵，傻了眼。后来，厂里改用密码锁住电话，却莫名其妙地被破了密码。与其这般锁住电话，不如不锁。

翌日，陆维宣布电话机不上锁了，干脆让大家“直拨”，电话费靠大家节约。

电话开了锁，有人欢呼雀跃，有人和小马一样，心里倒生出一丝丝的遗憾。当月的电话费开支仅612元。

这回陆维高兴得吓了一跳。陆维从电话中悟出了许多道理。

陆维突然觉得有一把无形的大锁，锁着厂子和人们的灵魂。

陆维决定对厂子的人事与管理模式进行彻底改革。

果然，改革后不到两年，水泥厂的生产突飞猛进，经济效益如日中天。